欢迎投稿:qlwbdz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4月5日B16版《在青岛拥抱细雨初春》第二行“心续凝重”应为“心绪凝重”;第三行“像木浆拔拉着平湖”,“木浆”应为“木桨”。

●4月6日A18版《另签合同埋违法伏笔》第三段:“明显有意逃废招投标法的规定”,“逃废”应为“逃避”。

●4月6日A29版《美校园枪击案 嫌犯被控十宗罪》,第二段:“高原一承认作案当天携带一支45毫米手枪”,根据常识,这里的“45毫米”应为“0.45英寸”合11.43毫米,是美国最经典的手枪口径。发射火器超过20毫米称为“炮”。

●4月6日A21版《电影<白鹿原>获公映许可》第四段:“在这张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、电影管理局……审发的公映许可证上”,“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、电影管理局”应为“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”。

●4月7日B2版《捕鱼争端背后的岛国帕劳》“古代与中国往来密切”第二栏:“买到韩国泡菜和日本饮料不是什么难事”,“日本饮料”应为“日本料理”;“古代与中国往来密切”第四栏:“如今帕劳是美国的保护国”,“保护国”应为“被保护国”。

●4月8日B5版《丢帅保车》第一部分:“当整个球队的表演达不到预期时”,“表演”应为“表现”。

(感谢读者朱永胜、周而复始、周雪平、张忠祥、耿开升的批评指正?)

评报员之窗▶▶

张庆金:4月1日A6版《奇石根雕也能“进”博物馆了》,看了这个报道真让人振奋,博物馆也开始创新改革了。民间奇石根雕爱好者很多,却没有合适的展览、宣传机会。希望这样的博物馆开放后不收费,因为展览中可能会有交易,但愿这样的博物馆尽早建起来。

编辑者说:建立民间博物馆,要维持其正常的生存运转谈何容易!现在全国的民间博物馆数量并不少,能自己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我个人极不赞同建立所谓“根雕博物馆”,绝大多数根雕都是从山上直接挖下来的,百年老树,毁于一旦,惜哉痛也!

周芬:4月1日A8版《15岁女工被群殴致死老板挖地窖藏身六年》,法网恢恢疏而不漏,清网行动清除了好多多年陈案,给了犯罪分子严厉打击。主犯被判刑十四年,听到宣判瘫倒在法庭上,罪有应得,依我看量刑还不够重。有的犯罪分子躲藏了10年、20年,为什么这一清网才找到?也希望公安部门平时就拿出清网的力度,维护好社会环境。

编辑者说:一个15岁豆蔻年华的小姑娘,因为不按老板娘的意思陪酒就被活活打死,这老板娘何其毒也!听到判决,当场瘫软,又可见她是十足的草包一个。其实,许多罪犯都是这个熊样儿。

陶玉山:4月6日A9版《高考体检时,当着同学面脱光》,这是一种典型的严重侵犯学生隐私的行为!医院的“为了更好地检查身体”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。这不是为学生负责,而是对学生的不尊重。

袁俊浩:4月6日A9版《高考体检时,当着同学面脱光》: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吧?当兵体检都是脱得一丝不挂的。我觉得这事与医院毫无干系,如果教育部门实行高考“免检”,医院还用蹚这裸检的浑水吗?

编辑者说:个人的看法,保护隐私和裸检风马牛不相及。国人过去洗澡都是大澡堂,男的女的不都是裸洗吗?现在去游泳馆,最后不也是集体裸洗吗?高考过关,所有的学生在一起吃住,裸体检查有利于他人的健康。

周芬:4月9日A3版《管不住公款吃喝是治国败笔》,公款吃喝是每个单位的通病,公车也是,每个乡镇、县城、市区、省府,富丽堂皇的饭店,大多数是公款来买单,如果不公款吃喝,指望百姓从个人腰包里掏钱,这些饭店宾馆早垮台了。

编辑者说:看看中央台关键时段的广告,全被“名酒”承包了。半夜12点,还得看着“名酒”广告进入第二天。还有什么“军民共建酒”、“航天专用酒”,举国之众深陷其中,真是丢尽祖宗的老脸。酒驾已属违法,航天专用,那卫星不跑偏吗?

程占新:4月10日A10版《谢树华:25年义务帮人修车修盆》:修车修盆算不得什么大事,但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小事中,让我们看到了奉献精神,感受到了人间真情,告诉我们做好事不分大小,只要坚持下去,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平凡的好人。

编辑者说:退休之后,告老还乡,助人为乐,乐此不疲。但我感觉这个稿子发得小了,有些可惜。把上边照片裁掉一部分,稿子再加二三百字,大概会更好一些。

朱峰:4月10日A12版《一医院每天接诊十多名被咬者》:现在每个小区都有很多养狗的,治理狗患要引起重视,不只是一时。

编辑者说:爱狗的人很多,养狗的人很多,被狗咬的人很多,被狗骚扰的人更多。既然已经曝光,养狗的人就应该把自己的狗管好,流浪狗也该被清理掉。连孩子都不敢单独去学校,这太说不过去了吧?

陶玉山:4月6日A11版《我省设1亿专项资金治理小清河污染》,听起来不错,却让人高兴不起来。每年都投入巨资治理污染,效果却不甚理想。常常是这一边治理,另一边新的污染源就不断出现,投入的巨资打了水漂,有的甚至没有专款专用。治标不治本,污染治理的前景不容乐观。

编辑者说:事实上我省治理河流污染还是很有成效的,只是欠账太多,困难如山。生活在济南,殷切盼望小清河有碧水长流、莺歌燕舞的那一天。

推着老伴走人生

莱芜市钢城区罗汉峪村有一对老夫妻。丈夫曹续青76岁,妻子王成爱75岁。22年前王成爱因病致残,双腿不能走路。她不愿老呆在家里,喜欢和乡亲们拉呱。于是,曹大爷就买了一辆独轮小推车,配上棉垫,推着老伴走街串巷,逢年过节走亲戚,赶大集。20多年来,曹续青一直推着老伴走在村里村外的路上。

拍客 杨华明

读者评报▶▶

编辑叔叔您好:

我是一名齐鲁晚报的小记者,现在是济宁市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,刚学了半年英语,水平有限。今天发现晚报上有一处英语错误,正好又看到了错了就改栏目,我想发给您看看。2012年4月6日A12版《为了女儿,他说着英语卖水饺》中,后面有一句英语“It is your bag?”这个是一般疑问句,应该是“Is it your bag?”吧,老师讲过,这个疑问句中Be动词一定要提前。不知我说得对不对。 **济宁实小:司博轩**

为解答读者的疑问,我咨询了一位大学英语老师,得知现在教科书上尊求正规格式的说法,表达为“Is it your bag?”但是在日常口语中“It is your bag?”是完全正确的,语气要使用升调并使用问号。因为当时水饺爸爸是在和女儿对话,所以这样表达是对的,在国外的日常口语中经常这样使用。 **编辑 王娟**

帮人致瘫?

4月6日A10版《帮人致瘫,好小伙身陷困境》,一是“帮人致瘫”句子不通,二是“帮人致瘫,好小伙身陷困境”按通常的理解应该是:帮人时,导致别人瘫痪,好小伙(帮人者)身陷困境。但文中所述情况恰恰相反,是好小伙帮助别人时,导致自己瘫痪从而“身陷困境”,原标题值得商榷。

平邑 周广清

标题制作不够准确,引起了读者误解,特此表示歉意。感谢批评指正,今后将进一步提高编辑水平。 **编辑 刘海鹏**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2009fanyi@163.com

再见,老房子

作者:吉尔·比尔拉思克 翻译:班超

当我把车开进车道时,首先注意到的是草坪上的售房广告牌。尽管这座位于克利夫兰市东郊的房子已经出售有一年的时间,我在纽约的家里时也一直和房地产经纪人保持着联系,但看到这块广告牌才使我更切实地感觉到我即将失去它。

50年前,父亲为未来的家庭建造了它,我们三姐妹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。它有着如火焰一般红的外观、棕色的门窗和草地上一丛丛的木兰、灌木,这些我都是如此熟悉。

推开房门,我依依不舍地注视每一样物品——字典摆放在起居室的书架上,走廊里的老式落地钟“嗒嗒”地走着,餐厅的枝形吊灯曾经是母亲的最爱。走进厨房,我看到那张黑胡桃木长桌。姐姐和我成年后回家探望时,母亲总是把炒鸡蛋、百吉饼、奶酪等丰盛的早餐摆满长桌。

我久久地凝望着浴室的牛奶溜槽。在我小时候,它可是一个具有强烈魔力的地方。早晨,我走下楼梯,打开溜槽,会奇迹般地发现两瓶牛奶。当姐姐和我十几岁时,我们晚上就经常偷偷从这里爬出去与朋友约会。

我刚搬走时,这房子里的欢笑、争吵和爱仍然充满我的生活。我仿佛能听见房门“砰”地关上、母亲在楼下叫我,甚至能闻到炉灶上食物的甜香。

现在,房子里很安静,母亲还在楼上的卧室休息。最近,她的偏头痛频繁发作,使她不能正常活动,她感觉更加寂寞。我回家是来帮她打包,并办理去辅助生活社区的手续,她马上就要搬过去了。

我走上楼,看见母亲的护理员卡罗尔正帮助母亲起床。她给母亲梳好头发,用一个发夹把刘海夹在脑后。过去,在同一面镜子前,母亲也这样为我梳过头。

在我小时候,母亲很活跃、喜欢社交,每周她都要打一次保龄球。她还经常举办晚宴,从一道道精心制作的菜品到每一张餐巾纸都堪称完美。她热情、富有同情心,因为父亲去世得早,她对别人的痛苦异常敏感。我青春期时,朋友们与父母闹了别扭后,他们最信任的那个人就是我母亲。

“没有你我都不知应该怎么办。”母亲对卡罗尔说。

“你能行。”卡罗尔说。

母亲从未如此脆弱过。我的眼睛模糊了,心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。

“嗨,妈妈。”我说,“您的气色看起来很好。”

“哦,吉尔,你回来了。”母亲说,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。

我看得出来,收拾房子把她累坏了。“你给医生打电话了吗?”她问我。

“打了。”我回答。最近几个月,我与母亲的医生联系密切,开始了解她所用的药物。

我坐到母亲的身边,问她,“要离开这座房子,您伤心吗?”

她以一种出乎我意料的乐观语调说,“该走了。我只希望自己喜欢新住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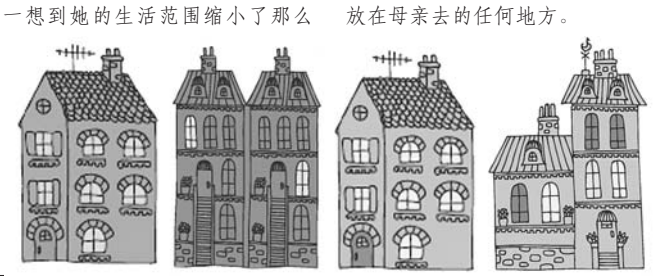
好多年了,我为母亲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幢老房子里担心,现在,一想到她的生活范围缩小了那么多我就伤心不已,甚至有不顾10岁的儿子、丈夫、工作和我纽约的家,回来照顾她的冲动。我无法接受她已经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健康和生活的现实。

喝过茶,母亲和我一起翻看辅助生活社区的手册,瑜伽、时事问题讨论、读书俱乐部、一天两次电影放映,社区的活动安排丰富、紧凑。我虽然担心母亲搬去后失去独立,但我也知道,辅助生活社区满足了她的个人需要,她不必为购物、做饭、收拾房子操心,会有探索新兴趣的机会,也许她的生活范围反而能扩大。

几个小时后,我把房子里的东西都打了包,这代表我的童年已经结束。从现在起,我再回家乡就要住旅馆,而不是这个有母亲的舒适的家。但是她需要搬走,而且,我应该让她走。

我与母亲告别,答应到机场后再给医生打电话。在启动汽车前,我最后看了一眼老房子。往昔的一帧帧画面顿时浮现脑海:夏日午后,我与姐姐、伙伴在草地上玩红灯绿灯游戏;冬天,我们在门前堆起巨大的雪人;像今天这样的风雪天,我和姐姐会急匆匆地冲进家门——在厨房的长桌前,母亲已给我们的马克杯斟满了热腾腾的咖啡……

无论我走到哪里,这些温暖的记忆都会永远伴随我,它们也会安放在母亲去的任何地方。



寻找祖师爷

作者:尼克·赫斯特 翻译:韦华明

20岁那年,我喜欢上了中国功夫。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,功夫热席卷了整个英国。我的一个朋友小时候练过,所以他又找了当时的师父,我也跟他去,并且一下子喜欢上了功夫。

10年后,我成了黑带,在伦敦跟我的师父赖教练学习。我很佩服赖教练,因而很想见到他的师父,就是我的祖师爷。祖师爷的相片挂在练功房的墙上,每次练拳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他在盯着我们,所以我对他很感兴趣。

据说祖师爷很强壮,脾气很不好。他80岁了,仍然能劈腿,赖教练总是以惊异的语气说起他来。当我说我要去寻找祖师爷,赖教练就鼓励我,并给祖师爷去了几封信为我引见。但一直到我出发的时候,祖师爷也没有同意我去,可我非去不可,我辞去了在广告公司的工作,背起包,去马来西亚找祖师爷。

几个星期后,我收到了一条曾经跟祖师爷练功的人发来的短信,他叫我到吉隆坡郊外的一个小镇去。在那里,有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开车来接我。我看过一些功夫电影,以为会遇到一个正在打坐的大师,或者会见到大师的徒弟提着装满水的桶在山路上跑。不料,我见到的是一个破旧的学校的运动场,运动场上有10个徒弟排成两列,祖师爷正站在前面呵斥他们。

祖师爷很矮,壮得像头牛,身上的肌肉大块大块的,你想不到80岁的人身上有这样的肌肉。他打量我的时候,我也在打量他。

他虽然同意我跟他练功夫,但我觉得他老是想说服我离开。我每天5点钟起床,坐出租车去他那里,6点钟开始训练。他是少林拳师父,但是他教我功夫不多,骂我倒很多。

他往往是很快地教我几招就走了。我要尽力跟他做,一直练习到他回来为止,他一回来就用汉语严厉地骂我。在第一个月结束时,我开始有点后悔跑来跟他练功夫了。有一天,他为我做错了一个动作暴跳如雷,第二天早上,我还是没有做好那个动作,他觉得我是朽木不可雕,但他知道我不会离开,所以态度也改变了。他开始不那么苛刻地骂我,好像对我温柔了一点,我也不再那么怕他。

虽然还是批评,但所有的批评都让我觉得充满爱意。我开始对他在我们晨练后讲的生活故事感兴趣。祖师爷在新加坡的一个寺庙里呆过,在那个寺庙的方丈门下学功夫,后来为什么到了马来西亚他就不肯细说了,好像是跟恶势力结了仇。原本我只想跟祖师爷练半年,实际上,后来我呆了三年。我们一起训练,一起长途跋涉去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。我还去了他的亲人居住的中国村庄,他病的时候,我在医院里陪伴着他。

我回英国的时候,我知道,我会想念他,他也会想念我。他说:“你5年后再来,我仍然教功夫,我仍会这么健康。”我很难怀疑他说的话。